

爱与坚守

□苟文彬

夜色漫进窗棂时,老婆正坐在书桌前修改小说。台灯的光晕落在她的发顶,细软的发丝泛着浅褐色的光泽。化疗后光秃秃的头皮,如今已重新长出溫柔的毛发。

2025年的开端,是裹着寒意的。春节过后的风,还带着冰凉,老婆拿着失业证明回到家,眼底藏着没说出口的愧疚。她把证明放在玄关柜上,轻声说:我在家多做点,你也能轻松些。那时,她尚在恢复期,肺叶切除后,每一次深呼吸都带着不易察觉的滞涩,右胸上部还插着输液管,不能干重活,甚至抱不动孩子。可她还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,把儿子的早晚餐做得花样翻新,仿佛这样就能抵消掉失业带来的不安。

我知道,她夜里总是睡不着。儿子睡熟后,她会悄悄起身坐在客厅,对着窗外的月光发呆。有一次我起夜,看见她正摩挲着儿子的小袜子,眼泪滴在棉质的布料上。她听见动静回过头,睫毛上还挂着泪珠,嘴里喃喃地说:他还不到3岁。我要是走了,他连妈妈的样子都记不住。结直肠癌术后3年,肺转移的阴影始终没有散去,她总担心自己留不下什么,却忘了她本身就是儿子最珍贵的念想。

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后的清晨。她翻出书柜里的笔记本,那是她这几年记录自己病情与儿子成长的日记。她把笔记本摊在我面前,眼神里有久违的光亮:我想写小说。写一个小男孩的成长,就像咱们儿子这样。那天,她坐在书桌前写了一下午,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落在电脑屏幕上,她的指尖在键盘上哒哒作响,像春蚕啃食桑叶,也像生命在绝境中悄悄抽丝。

小说里的男主角名叫飞凡,眉眼间全是儿子的影子。会把玩具车藏在沙发底下,会对着花盆里的蜗牛自言自语,会在睡觉前缠着妈妈讲重复了上百遍的故事。而女主角谢水惠,分明就是她自己:坚韧、溫柔,身患结直肠癌晚期,心里藏着对生活的热爱,也藏着不为人知的惶恐。书里还有一只名叫白牛的大黄狗,是她小时候家里养的,她说白牛会陪着飞凡长大,就像她想陪着儿子一样。

写作的过程并不轻松。她常常写着写着就咳嗽起来,肺的不适让她不得不停下笔,捂着胸口缓好一会儿。只要缓过来,她又会继续,仿佛那些文字里藏着对抗病魔的力量。我会和她一起修改,夜晚的书桌前,一盏台灯下,两颗脑袋凑在一起,对着电脑屏幕逐字逐句打磨。

那些日子,家里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。儿子在小床上,呼吸均匀绵长;书桌前,两个身影依偎着,键

盘的敲击声和偶尔的低语,构成了这一年最温柔的底色。老婆说要把这部小说投去参赛,如果能拿到奖,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我知道,那二三十万元的征文奖金是遥不可及的念想,但我更清楚,这部小说是她写给儿子的情书,是她对抗命运的宣言,每一个字都是滚烫滚烫的,带着她生命的温度,或她自己认为的生命余热。

投稿后的等待,像一场漫长的雨季。她每天都会刷新征文比赛官网,从最初的期待,到后来的忐忑,再到最后的平静。公布结果那天,我们盯着屏幕,没找到熟悉的文字。老婆轻轻合上电脑,转头对我笑了笑,眼底有一闪而过的失落:没关系。至少写出来了,不是吗?

我没告诉她,那天晚上我把小说稿发给了两位朋友。我把她与病魔抗争的故事,把我们的期盼,都写在了邮件里。几天后,出版社的王总打来电话,语气难掩激动:这小说写得不错。既有儿童的纯粹,又有生命的厚重,谢水惠、飞凡这些角色都太打动了,完全有出版的价值!报社的老柳也发来信息:文字里全是爱与坚韧,这是我今年读过的尤其温润人心的作品。

我把消息告诉她时,她正在给儿子喂苹果。儿子把嚼碎的果泥抹在她脸上,她笑着擦拭,听着听着,动作突然停住了。苹果核从她手中滑落,滚到地板上,发出轻微的声音。她看着我,眼睛里蓄满了泪水,轻声问:真的吗?我没有回答,但我知道,这是她喜悦的泪,释然的泪,滚烫的泪。

前不久,王总带着出版合同到我家里。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儿子在旁边摆弄着玩具车,老婆一页一页地看着合同,指尖微微颤抖。王总说:我们想把书名改成《寻龙少年》。既保留了书中的核心元素,也能让人感受到那份温暖。老婆点点头,抬头看向我,嘴角的笑意像涟漪一样散开,漫过眼角的细纹,漫过这一年所有的艰辛与不易。

更让我们惊喜的是,近日她半年的病情复查结果显示,肿瘤物指标正常,未见扩散,身体各项指标均正常。

或许生命本就是这様,既有风雨飘摇的时刻,也有阳光普照的日子,既有溫柔缱绻的陪伴,也有滚烫热烈的坚守。过这一年的经历,就像一颗被岁月打磨的珍珠,裹着泥沙,却在时光的沉淀中,散发出温润而坚定的光芒。这一年,那些滚烫的瞬间,就像暗夜里的星火,照亮了前行的路,让我们在苦难面前挺直了腰杆,让我们明白,即使生命充满未知,只要心中有爱,有坚守,就一定能够等到花开。

即将与2025挥手作别,这一年有笑有泪,有得有失,但终究是成长的一部分。圆满未必是答案,缺憾才是岁月的常伴。站在岁尾,我们与2025温柔告别,期待2026的晨光。愿新岁平安喜乐,人间值得!



山水又一程

□刘成

2025年,我四十九岁。

生日这天早晨,收到伟儿哥从深圳发来的问候。他问:进五十岁,要不要放点火炮?按老家男进女出的习俗,男人四十九岁可当五十岁整寿来庆贺。但我婉拒了。

上午坐在店里,望着窗外昏黄的街景发呆。这时,妻子红推门进来,走到我身边轻声问:今天想吃点啥?你的生日嘛。我摆摆手:不用不用,平时吃啥就吃啥。

中午回家,刚到楼下,妹妹的电话就来了。她说晚上去吃火锅。其实,几天前她就开始游说,我始终坚持最初的决定。真不用了。她在电话那头重复着几天前递红包时的那句话:你真犟。

电梯门缓缓开启,走过一段长廊和半坡楼梯。推开门,涛哥从里屋迎出来,拍拍我的肩膀:生日快乐哟。

饭后,我哥的电话又至。他说在微信里发了红包,让我点开。见我迟迟未动,他再次来电话催促。直到确认红包被领取,才安心挂断。傍晚,小儿子牧牧仰起脸说:爸爸,要不我还是去给你买个小蛋糕吧。你不能吃甜的,就不吃上面的奶油。我轻轻抚摸他的头发,笑着摇头。

牧牧是那天第七个记得我生日的人。那么,还有一个人是谁呢?当然是我自己。天刚亮时,我就起床给自己煮了两个清水鸡蛋。

过了这些年,感觉生命就像那两个清水煮鸡蛋简单,沉静,在沸腾中依然保持最初的模样。

过完四十九岁生日,五十岁的大门已然徐徐敞开。我在琐碎里变老,孩子们在磕碰中成长。

七月,牧牧小学毕业,他兴高采烈地选了树脂笔筒送给好友。毕业典礼上,孩子们扯着嗓子唱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,只有老师偷偷红了眼眶。听着他们没心没肺地唱,我突然感慨,这帮小家伙还不知道,童年就要这么快乐地结束了。

暑假开始的前几天,牧牧还和院里几个低年级孩子满院子疯跑,完全忘了自己马上就是初中生。后来自习时,我陪着他从头疼英语,有时他也委屈:期盼已久的暑假就这样被打发了。我耐心劝他:初中是个全新的开始,我们应该怀着空杯为零的心态去面对。你也不想自己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吧。

当牧牧把几百个单词倒背如流时,夏天已近尾声。入学考试那天,看他端坐在陌生的座位上满脸紧张,我安慰他说,别担心,就是个摸底。回家的路上,我自己都笑了。当父母的真是双标,一遍逼孩子用功学习,

一边又怕孩子压力太大。

转眼间,牧牧初一年级已过半学期。有一天,他回来说了英语测验成绩,我心底那根绷了整整一夏的弦,终于轻轻落回原位。那座横亘在小升初路口的山,牧牧算是有惊无险地翻过去了。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大儿子涛涛九月正式进入高三后,就像新买的电机突然马力十足,开始早起晨读。可最近这次月考分数并不如预期。收到成绩单,我和红难免失望,又彼此安慰,孩子肯努力就好。

放月假那天,涛涛回了家。我正进门时,听到他对他妈妈抱怨:你们女人少说话,一开口就尖声利气的,听起来烦人。他妈妈听了,气得当场哑口无言。我站在他们中间,看着涛涛,一脸严厉地批评他,你哪个说话的?对你妈咧样。你不是自诩有文化吗?不知道女人的嗓音比男人的高?虽然我们都理解你读高三学习压力大,但这不是你不礼貌、目无尊长的理由!

涛涛沉默着走向自己的寝室,我对着他的背影,说: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,想清楚了必须给你妈道歉!

那天吃晚饭时,涛涛主动夹了一块肉放到他妈妈的碗里。

我没有读过高三,却荣获三高。冬天一来,整个人就像掉进冰窟里。店的玻璃门上张贴门市转让数月,纸上的字已由黑变灰,过路的人们都熟视无睹。也许,明天就会有人上门打听?也许明天,说不定我会改变主意。

山水一程,又一程。

九岁那年的秋天,我们搬到了新家,那里有独立的厨房、敞亮的阳台,一切都是我无比向往的。可多年后才懂得,生命里最纯粹的无忧无虑,都被永远留在了那座我曾嫌弃,然后又用一生去怀念的筒子楼里。

转眼十九岁了,中秋刚过,我离开父亲家,去乡镇单位报到。那一年看似平淡,却是我真正独立的开始。

二十九岁时,我住在老城南郊。妻子红早年在老屋前随手种下的葡萄苗已爬满过道,层层绿意 in 旧时光里投下溫柔的影子。那一年,我频繁往返于成都与武汉两地,绿皮火车上的疲惫让我第一次渴望安定,甚至愿意在某个地方扎根、老去。

三十九岁那年,是很祥和的一年。秋天,我们全家搬进文盛苑,客厅刷成饱满的苹果绿,配上月白色家具,前后阳台绿意葱茏。我真心希望,这就是一辈子的家。

终于四十九岁了。有一天重温《千与千寻》,电影里有这样一句台词: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,只要走的方向正确,不管多么崎岖不平,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。

2025的风,是从繁重的工作里挣脱出来的风。退休后的第二个年头,终于卸掉数十年公安工作的繁琐与束缚,那些须时刻在岗的坚守,那些被责任系住的晨昏,都化作了身后渐远的剪影。当一颗心挣脱了樊笼,便生出了向山河奔赴的勇气,去寻那藏在烟火人间的诗与远方。

七月的风最是浩荡,裹挟着关外的凉意,我与好友踏上了东北与内蒙古的土地。十四天的跋涉,车轮碾过平原与林海,目光掠过草原与边城。在少帅故居的青砖黛瓦间,触摸一段尘封的家国往事,思绪便如脱缰的野马,在历史的烽烟里奔腾;在鸭绿江断桥上,摩挲弹痕里的岁月回响;在尚志大街的梧桐浓荫下,遥想英雄的热血荣光。那些激荡在胸间的感慨,凝作笔下的文字。

八月的暑气里,是与家人同行的暖。从贵州遵义会议旧址的红墙下走过,触摸那段扭转乾坤的峥嵘岁月;在黄果树瀑布的轰鸣里,看银练倾泻,溅起满身清凉;小七孔的碧水如翡翠,将夏日的燥热涤荡干净。而后一路向南,赴北海踏浪,听涛声拍岸;到佛山寻味,品人间烟火;港澳的霓虹闪烁,湘鄂的

诗与远方

□向荣

山水清嘉,都成了眼底的诗行。

十月的秋光,染透了蜀南的层林。国庆与中秋的圆月同辉,我与家人徜徉在泸州的酒香里,沉醉在宜宾的竹海间,惊叹于大足石刻的千年匠心。双节的团圆意,蜀南的山水情,凝作淡淡的墨香。

这一年的笔墨,从未因步履匆匆而停歇。《达州晚报》上,十余篇诗文,是我对生活的浅吟低唱,达州市创作中心编撰的《文润巴山·情寄峡谷》里,收录了我的诗词与散文,字字皆是对故土的深情。

回望2025,是脚步追随着风的一年,是笔墨恋着纸的一年。从关外的苍茫到南方的温婉,从蜀南的秋光到故友的重逢,每一步跋涉都有风景入怀,每一次提笔都有真情流淌。那些被报刊接纳的文字,不是炫耀的勋章,而是岁月馈赠的注脚。这证明一颗放飞的心,能在山河间找到诗意,能在笔墨里安放深情。

这一年教会我,行囊里装满山河,笔下便有万千气象,生命里藏着热爱,岁月便会格外溫柔。

2025的篇章即将翻过,而我知道,下一程的山水,正在远方,候我赴约。

文学的创汤

□秋凡

在亲戚家订了一头大肥猪,请人宰杀后,邀请几位好友吃创汤肉。

农家小院内,灶火正旺,柴烟混着冬日的寒气,丝丝袅袅。眼前这熟悉的场景,让我一下子穿越回到儿时,心里顿时泛起杀了年猪就有肉吃、最简单纯粹的欢喜。

站在2025年的岁末回望,这一年收获的暖意和欢喜,言之不尽。

特别值得一说的是,那个曾经滋养我多年的文学梦,在今年落地开花了。9月,我的散文集《一池秋水》顺利出版,12月初,又在—众朋友的鼎力支持下,新书发布会圆满落幕。

说到文学梦,就绕不开我的父亲,他是我文学路上最初的启蒙人。我现在要写好一篇万字的短篇小说,都会感到吃力。可在我读小学时,父亲从远方寄回的家信,动辄就是几千字,厚厚一沓。那沉沉的信封,就是我对书写最初的认知。父亲喜欢蜷缩在自己的小屋里,除了写信,就是翻查一本边角都磨毛了的《新华字典》。身边的同事、亲朋好友戏谑地称他书呆子。成年以后,当理想的天真在现实面前渐渐显形,我才恍然触及书呆子的孤独。

我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。一方面,我怨他性格软弱与暴躁,让母亲尝尽了生活的苦;另一方面,我也深深理解他的失落心情。一个活在生活重压下的人,在粗糙的现实里渴望贴近心灵的对话时,却只能听见笔在纸上的摩擦声。这种矛盾的心绪,后来被我悉数写进了《卸了锅儿过大年》里。通过父亲一生的三个片段,我试着理解他全部的辛苦。全文三千多字,首发于《达州晚报》。这篇文章,就像在三十多年后,我也成了家、有了孩子后才终于写下的回信。有些话,总要等到真正懂得,才说得出口。

最初,我只是在新浪博客上随意写写,内容很杂,笔力也浅。默默坚持了许多年,开始尝试投稿。慢慢地,从报纸副刊的短文,到文学期刊的版面,也总算有些属于自己的印记。近两年,是我文学创作的高峰期,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共有十来万字,那些曾想呼吸、跳舞的文字,终于走出纸面。我

将它们收集整理,便有了散文集《—池秋水》。

作为书名的《—池秋水》,是我的一篇散文的标题。散文通过小河沟、黄浦江、汉丰湖的地理与情感流动,勾勒出我前半生的生活轨迹。三者最终汇集成—池秋水,澄澈、坦然,且充满滋养的力量。那个从山村走向都市又回归故土的身影,也是一个时代里无数人寻觅安顿的缩影。

书中《离别的车站》—篇,我截取十七岁那年夏天的一个画面,小西门车站,晨光斑驳,—群好友簇拥着即将远行上海的我。他们那句“离开了学校,还是可以学习”的叮嘱,至今仍回荡在我耳边。

在《—池秋水》的新书发布会上,当年前来送别的好友莎也来到了现场。再次提起当年车站离别之事,她眼里泛着泪光,—句哽咽的话,美儿,你活成了我们骄傲的样子,让台下的我湿了眼眶。

读完定居成都的好友发来的消息,我的泪水更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淌。她说,看着新书发布会的视频,—边为我高兴,—边却不自觉地流泪,因为她比谁都清楚,我这一路走得并不容易。暮地,许多被岁月掩埋的片段又浮上心头:曾因对文学梦那份天真的执着,屡次遭遇身边人的不解甚至嘲讽;那些买书读书的时光,也曾被—次次阻拦、干涉。而此刻,所有那些颠沛流离的岁月,仿佛都被远方—双温热的友谊之手稳稳接住、轻轻抚平。原来,真的有人看见,那些沉默的坚持,岁月都记得。

2025年,我的文学梦,终于随着《—池秋水》的诞生,悄然落地生根,并开出第一朵小花。但我知道,我的文学理想远不止如此。2026年,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更扎实深厚,也更期望这份对文学的热爱,不止于自我圆满,还能无偿地流动到文学爱好者身边,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助。我盼望,自己这点小我的梦,能传递出—份温度,去温暖更多同样怀抱天真的人。愿每个纯粹的做梦者,都能在文学的光亮里,确认梦想的真实与高贵。

那时,文学这锅创汤,或许就能与今日灶上的这锅—样,热气蒸腾,滋味敦厚,滋养所有围坐的人、天真的梦。